

薩達姆與波斯灣戰爭

JUDITH MILLER 原著
LAURIE MYLROIE

熊自慶 譯

Saddam Hussein And The Crisis In The Gulf

薩達姆與波斯灣戰爭



原著

JUDITH MILLER
LAURIE MYLROIE

熊自慶 譯



Saddam Hussein and the Crisis in The Gulf

by Judith Miller and Laurie Mylroie

Copyright © 1990 by Judith Miller and Laurie Mylroi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0 by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First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n 1991 by

Chung Hwa Book Co. (HK) Ltd.

書 名：薩達姆與波斯灣戰爭

著 者：Judith Miller

Laurie Mylroie

譯 者：熊自慶

責任編輯：徐明華

出 版：中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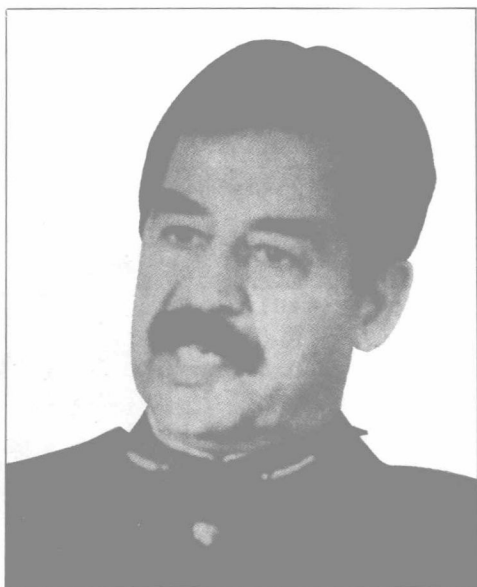
香港九龍北帝街58號蓋一大厦八樓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12樓B座

版 次：1991年2月初版

本書由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在香港出版



薩達姆於8月28日宣佈科威特併入伊拉克版圖，成為其第十九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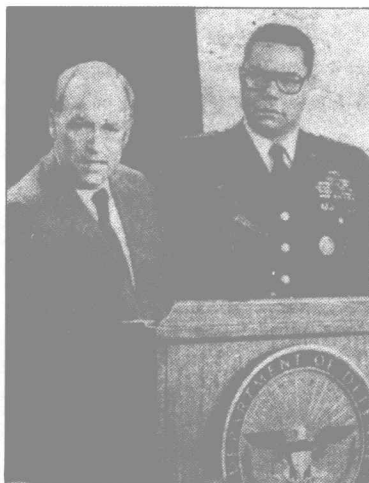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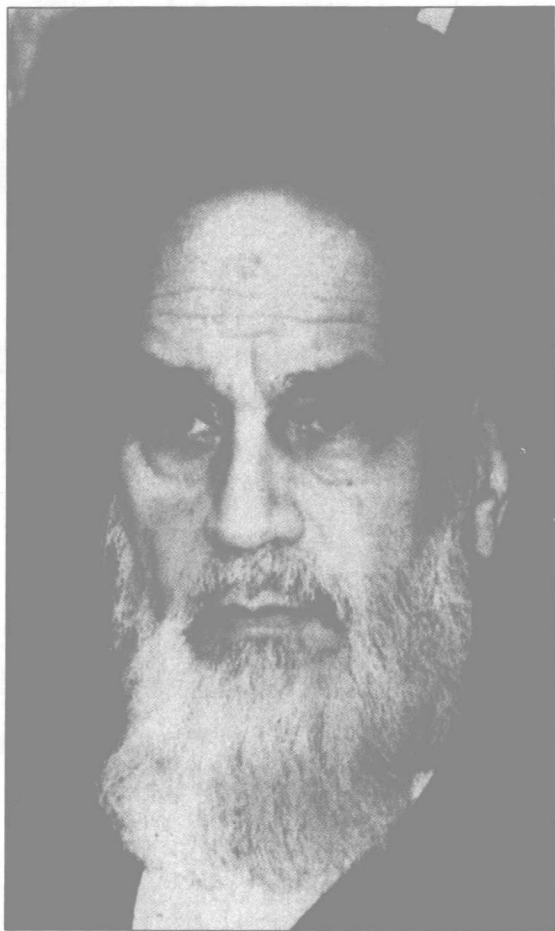
流亡英國的科威特人手持薩巴赫國王像，抗議伊拉克的佔領。

布殊於1月17日宣佈
展開行動對伊拉克及其在
科威特的軍事設施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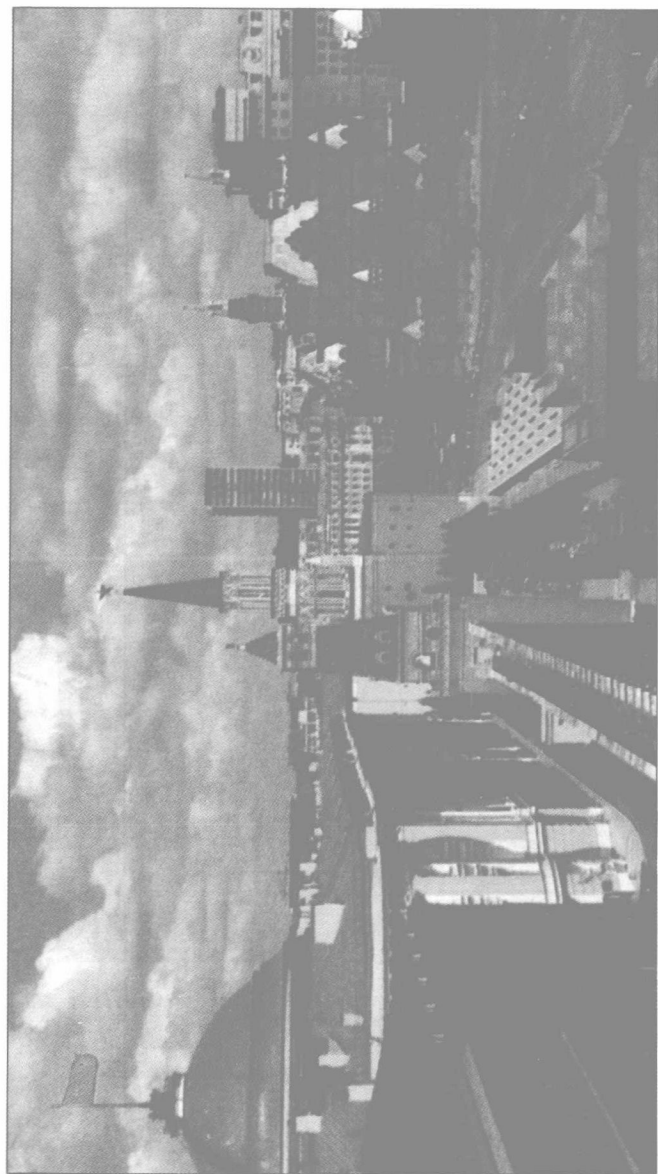


美國國防部長切尼
(左)與參謀長聯席會
議主席鮑威爾。





霍梅尼統治下的伊朗陷入了一連串的內外爭鬥，更與西方多國交惡，形成孤立的狀態。波斯灣危機的出現卻令伊朗有機會與各國修好，處於左右逢源的地位。



莫斯科紅場對於波斯灣戰爭反應一般，並沒有大力支持聯軍行動。

目 錄

導 論	1
一、強取豪奪	7
二、來自塔克里特的先生	25
三、恐怖的盛期	41
四、尼布加尼撒的傳承	54
五、「我們來了就不走！」 ——復興黨的崛起	78
六、永無止境的戰爭	96
七、沒有勝利也沒有和平	113
八、特殊關係	124
九、製造死亡	136
十、黑 金	155
十一、雄獅與羔羊	167
結 語	187
附 錄	199
波斯灣風雲大事記	206
波斯灣戰爭大事記	208
伊拉克人權	213
伊拉克的刑訊、虐待和死刑	223
推薦書目	232
致 謝	238

導 論

爲甚麼有這本書？

是因爲普里安(Sean M. Pulliam)下士——一位來自德州達蒙(Damon)的20歲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緣故。當他的第一個孩子誕生時，他沒能陪在妻子身邊。自8月中旬以來，身爲戰車砲手的普里安下士即與120°F的高溫及沙地阿拉伯沙漠中的各種毒蛇奮戰。爲避免遭遇不幸，他不得不睡在戰車頂上。

奧立佛(Karin Oliver)也是原因之一，她現年30歲，曾在印地安納州的布隆明頓(Bloomington)公立圖書館服務將近10年之久。原服役於海軍工兵營(Navy Seabee)，她於8月中旬時接獲通知謂其所屬的後備單位，很可能隨時被派赴波斯灣服務。而她也須留守電話機旁，聽候進一步的指示，並要確實辦妥所有相關法律事務——包括遺囑在內。

另外一個理由是波定(Barbara Bodine)，一位勇敢剛毅的國務院外交人員——科威特美國大使館副主管。當伊拉克命令所有外交人員於8月底前離開，隨後並切斷電力及水源以迫使彼等撤離，但大使館職員仍然拒絕離開科威特市。只要躲藏在首都各地的美國人或伊拉克境內的美國人質一日不離開戰地，波定和她的同事們就打算繼續停留下去。此後他們便飲用大使館游泳池裡的水，食用早先爲減少因夏季酷熱產生腐敗而燻製的雞肉與火雞肉維生。8月下旬，伊拉克允

許第一批人質（或如伊拉克人所稱「官方賓客」）離開科威特。當波定送走第一趟車隊中疲憊又飽受驚嚇的美國人之後，她允許自己稍稍不理會外交禮節的約束，她向同仁宣布：今後不穿高跟鞋了。

巴克(Ashraf Bak)，一位印度人，在8月2日伊拉克入侵前，於科威特市過著所謂的美好生活。他受僱於一家科威特投資銀行，年薪約美金15,000元，並且還能省下錢寄回印度。在伊拉克入侵兩天後，他的妻子生產。由於無法拿到薪資，並且恐懼飢餓和入侵者的劫掠，他和妻子決定一旦她能夠遠行便立即逃離科威特。在一輛擠滿其他四個同樣走投無路家庭的小貨車中，他們開始了與沙漠中的酷熱、崎嶇沙坑，以及伊拉克巡邏隊的戰鬥。3天後，他們越過邊境進入約旦，但甫抵難民營，巴克的女嬰卻突生重病。由於無家可歸，又復一文不名，加上每天排隊等待麵包和食水配給，業已讓這位曾經體面一時的人士淪為乞丐，及人類不幸深淵中的一個數字——40多萬名逃離科威特與伊拉克的亞洲及近東地區難民之一，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或者何時，及如何能夠重返家園。

沙吉爾(Mohammed al-Sager)在伊拉克戰車衝進他的家園並接收包括他的報社在內的產業前，擁有一切。身為國內最富裕且最具影響力家族之一的成員，沙吉爾是位快樂的已婚者，有個大家庭及興隆的事業，在科威特市有棟華廈，在歐洲有渡假別墅，在波斯灣、歐洲及美國各地交遊廣闊。他曾在南加州大學接受教育，並且推崇西方的報業，回國後即致力於將其家族報紙al-Qabas發展成阿拉伯世界中最受尊崇的刊物之一。正如許多科威特人般，當伊拉克入侵時，他和家人正在歐洲渡假。因擔心可能永遠得流離海外，豪富的他也已感受到這種奢華放逐的創痛。在沙地阿拉伯協助之下，

科威特政府自8月下旬起在倫敦重新刊行al-Qabas，作為反對入侵當局的發言人，於是這些流亡者的憤怒在報紙的篇幅中找到了共鳴。

卡利爾(Samir al-Khalil)並非他的真實姓名。他是一個纖弱的男人，有著清秀的面貌、鬢髮及敏感的眼睛。自從他決定反對薩達姆的政權後，他已經使用這個假名在歐洲居住多年。「在復興黨(Baath)統治下的伊拉克，是一個正直清廉的知識分子所無法忍受的。」他解釋道。在1989年一所大學出版社同意象徵性印行其所著有關伊拉克的書《恐怖共和國》(Republic of Fear)之前，卡利爾已經有過60餘次退稿的經歷，其風格屬學術性，對於阿拉伯主義深惡痛絕，對薩達姆運用恐怖與恫嚇脅迫以鞏固其合法性的洞察散見全書。卡利爾的著作因入侵而揚名，但他個人卻無此運氣。由於畏懼薩達姆政權的報復，事實上他得繼續過著蟄居的生活，只有少數朋友知道其真實姓名、地址或是電話號碼。

因為薩達姆在1990年8月2日的入侵科威特，美國、亞洲、科威特、伊拉克人民及其他阿拉伯人的生活都有急遽的變化（對部分人來說，還是永久的變化），許多美國人已經或者即將受到離美國海岸逾10,000英里外的這次事件影響——有些人的親友已捲入自越戰以來美軍在海外所展開的最大規模單一軍事行動；有些人則須付出更多的錢買汽油。但是對美國、歐洲以及中東的許多人而言，在8月展開的危機，尚具有遠超過在伊拉克侵略行動後所經歷過事務的潛在涵義。

以對本次危機的因應而贏得稱許的布殊(George Bush)政府，對美國與西方在波斯灣瀕臨真正的危險，卻提出了奇怪的文字遊戲和冠冕堂皇卻含糊的說明。布殊總統起初指出並未考慮介入，但數小時後便改變了說法。當他在8月8日宣

布派遣美軍開赴該地區的決定時，他強調這是基於「純粹防禦性的」理由。然而逐漸地，目標的清單——有些是隱含的，其他的則是公開的——正如同其規模般開始擴張。布殊其後描述薩達姆入侵科威特行動的利害關係，已構成對「我們生活方式」的一種威脅。他毫不遲疑的就將薩達姆比作是納粹魁首希特拉。布殊說：「美國及世界對一位應該且能夠被阻止的侵略者的姑息已付出了可觀代價，我們不準備再重蹈覆轍。」

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在9月初的一次國會委員會作證時，對這些陳述作了更詳盡的說明。他說，伊拉克的入侵，是「後冷戰世界將會如何運作的一次政治測試」。他又指出這是「歷史上一次重大的關鍵……一個新紀元的界定時刻之一」。他辯稱道：冷戰的結束，並非即意味著暴力或衝突的終結。美國及其盟邦有一個單純的抉擇：「我們是否要生活在一個因國際社會的壓力而較不可能出現侵略事件的世界，亦即一個使用文明的行為規範的世界呢？或者生活在一個侵略橫行無阻——因為我們無法凝聚集體意志去向它挑戰的世界呢？」

但是其他人士則認為有不同的動機。《紐約時報》的外交特派員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寫道：真正瀕臨危險的，是其對原油價格能隨意及有效的控制，而石油正是西方國家不可或缺的經濟引擎。在伊拉克入侵數天後發表的一篇震驚了華盛頓官方的評估中，弗里德曼坦率指出美國青年奉命為石油而戰，「因為每加侖多了5分錢」。

在危機期間，對於認為真正瀕臨危機的是布殊總統在民意測驗中的地位、他蟬聯競選的希望，或者更具重大意義的，容許其國人繼續低價耗費汽油之類的論點，布殊政府業已予以積極的駁斥。「這並不是各地加油站汽油價格上漲的

問題」，貝克反駁說，聲音摻雜著憤怒。「它無寧是有關於一個獨裁者，其專斷獨行足以扼殺全球的經濟秩序，導致我們全體進入一個萎縮狀態，甚或是蕭條期的黑暗中。」他警告說，高能源價格不僅只威脅到美國，其影響甚且及於1989年以來東歐的諸反共產革命，和中美洲、南亞與非洲等地區較貧窮的國家。

何種闡析才是正確的呢？這次危機真的只是關於侵略是否能見容於世界上一處關鍵性而且富高度爆炸性的地區嗎？或者，正如共和黨分析家菲利普(Kevin Phillips)主張的是「這國家為經濟——石油而打的第一次戰爭」？但是對美國而言，其在波斯灣真正瀕臨的危機到底是甚麼？

而薩達姆又是何許人？他是現代希特拉，即入侵初期一些文章所描述的瘋狂「巴格達屠夫」？或者是如阿拉伯人與西方外交官所形容的，是一個企圖利用對原油供應的限制以操縱中東及西方的殘酷、狡詐而理性的惡棍？

薩達姆的伊拉克，又是怎樣的一個國度？伊拉克人民對他們的領袖的真實感受如何？在歷經與伊朗的8年漫長戰爭後，為甚麼他的子民會支持他對曾經協助支付軍費使伊拉克得以戰勝伊朗的阿拉伯鄰邦的攻擊呢？為甚麼有許多一般阿拉伯人並不反對由薩達姆發起的近代第一個由一個阿拉伯國家對另一個阿拉伯國家的侵略？為甚麼美國的盟邦對此次入侵的反應是如此遲緩，有時，甚且對採取迫使伊拉克撤軍的行動猶豫不決？

為甚麼幾乎世上每個政府都對伊拉克的行動感到震驚？為甚麼美國、歐洲以及蘇聯會相信他們曾經給予薩達姆的支援，會使其緩和對科威特的政策？西方國家協助其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否促使薩達姆轉變成一個巨怪？他擁有多少的生化武器？他是否已備有核彈？事情結束後，阿拉伯世界

是否仍將一如往昔？美國會有何變化？這次危機將對美國各種利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如其在波斯灣立場、其與阿拉伯諸國和以色列間的關係等。的確，以色列會如何去適應這種態勢？

在夏天初臨時，沒有幾個美國人曾經想到過伊拉克，更遑論會考慮到以上的問題。今天，在匆促派遣10多萬名美軍赴中東後，許多美國人渴望能獲得解答和對衝突有較深刻的瞭解。不幸的是，市面上卻幾乎沒有適合一般讀者閱讀的有關薩達姆、伊拉克及波斯灣政治情勢的書籍。現有的少數幾本著作也盡是學者寫給學者看的。這本書因係在危機解決之前倉促草就，故而無法有後見之明，但仍提出部分關鍵性的問題。並且也嘗試提供若干初步的解答。它還對薩達姆個人作了些基本的觀察剖析——他的為人、他所建立的社會，以及其阿拉伯鄰邦、美國與西歐各國對他所有的種種反應。綜言之，本書希求成為一本入門書籍，一本對這次衝突能立即和更深入認識的導引。

當8月下旬聯合國票決支持以有限武力對抗伊拉克，以及使早經認可之經濟制裁生效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皮克靈(Thomas R. Pickering)稱是項行動為美國與國際組織的一項「歷史性」時刻。皮克靈先生告訴一位記者說：「我們業已在沙漠上畫下了一道堅固的界限。」

「很好」，在聽到同僚的此項說法時，一位心懷悲悽的阿拉伯外交人員回答說，「現在就讓我們祈禱我們能夠控制住風勢或風向吧！」

1

强取豪奪

公元8世紀時，伊拉克的第二任哈里發曼蘇爾(Abu Jafar al-Mansur)決定興建一座足堪與其强大王國相稱的首都，於是便命全國最傑出的建築師爲他設計出一座曠世未有的城市。

建築師提出了個獨特方案：一座環狀城市。城內民宅間距離相等，而首都最外圍，則與城市中心點——哈里發宮殿保持等距。

然而曼蘇爾卻無法想像這樣的一座城市。因此建築師命令他的助手環繞著未來的城市挖掘了一道鴻溝，並且填滿木料和稻草。然後他伴隨哈里發前往距該地不遠的一處海岬，在他的命令下，工人引燃溝中的草木，俾使回教主能夠預見他未來的首都——巴格達。火焰迅速的在壕溝中蔓延，並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圓——一個烈焰的圓。

1990年9月中旬，薩達姆端坐在他的密室——巴格達市中心的總統宅邸內，再次被他的作為所引燃的政治火焰所環繞。

他的入侵並攫取弱小的科威特，或是如同在由伊拉克政府控制的新聞報導上大肆宣傳的「8月2日的革命」，業已激起全世界一種未曾逆料到的憤怒。聯合國在美國的強力要求下，迅速通過了5項譴責其侵略行為的決議，要求他無條件自科威特撤軍，並且立即釋放被扣押爲人質的3,000名美國

人以及千餘名其他西方人士，他們其中部分已被移送至武器及化學生產單位，作為嚇阻敵對攻擊的人牆之用。而傳統上常因為意識型態及雞毛蒜皮的爭執而癱瘓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番卻一致通過了對伊拉克及佔其外匯95%的石油輸出，實施經濟制裁。全世界已開始向他反擊。

地處伊拉克北方的是與其敵對的土耳其。土耳其身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並且受美國惠助至鉅，又急於躋身歐洲共同市場，因此早早即向美國表態支持。土耳其總統歐札爾(Turgut Ozal)曾於入侵發生當晚與布殊總統通電話，並保證他將截斷伊拉克位於土耳其境內之輸油管，此舉將削減伊拉克1/3的外銷量。翌晨，歐札爾並以電話籲求包括沙地阿拉伯法德(Fahd)國王在內的其他國家，勿向伊拉克的脅迫恫嚇屈從。

西界的敘利亞與伊拉克同屬復興黨國家，由薩達姆勁敵阿薩德(Hafez al-Assad)統治。敘利亞和伊拉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即因意識型態、領導人間的個人恩怨，以及兩伊戰爭期間敘利亞對非阿拉伯國家伊朗的熱烈支援而隔閡。敘利亞是以色列及其所謂當地美國帝國主義的強硬死敵，亦是恐怖分子的天堂，如策劃1988年蘇格蘭洛克比(Lockerbie)泛美航空103號班機爆炸案的首惡分子，該事件是針對美國民眾所發動死傷最慘烈的一次恐怖行動。雖然如此，大馬士革仍同樣熱心的加入了美國所領導的制裁行列。阿薩德總統同意派遣為數3,200名的第一批敘利亞部隊協防沙地阿拉伯對抗伊拉克的入侵，以援助其敵國的新敵，是波斯灣以外首先採取該項行動的三個阿拉伯國家之一。9月初，敘利亞又答應沙地阿拉伯將派遣一支約有20,000名兵力的裝甲師，及270輛蘇聯製戰車和火炮。

約旦位於伊拉克西邊，就在敘利亞正南方。在入侵爆發

後，胡辛國王(King Hussein)對華盛頓派軍防禦沙地阿拉伯的抨擊震驚了布殊政府。薩達姆深知胡辛國王惹不起他，因為他協助了約旦防禦以色列，還供應安曼所需原油95%及佔其國家生產總值約25%交易額，甚至在漫長的兩伊戰爭中，胡辛國王與薩達姆不但日漸親近，還視薩達姆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之後第一個敢於與西方對抗的阿拉伯人，而對其敬畏有加。但即使是這樣一位「有膽識的小國王」(胡辛在外交電訊中以此聞名)，也已同意支持禁運政策，並還兼程於8月末趕赴肯尼邦克波特(Kennebunkport)，向心意堅決的布殊總統解釋為甚麼他不能即時有所反應。胡辛國王雖與薩達姆同名卻無血緣關係，因此，他對伊拉克的援助仍舊不可靠。

對尊奉什葉派基要主義的伊朗這個東方鄰國，薩達姆曾於1980年為爭奪地區霸權而揮兵東進，展開長達8年的戰役。德黑蘭起初亦承諾支持禁運。為促使伊朗態度轉趨中立，薩達姆被迫於8月讓出他在兩伊戰爭中贏得的阿拉伯河，這一水道是他攫取科威特前伊拉克通往波斯灣的唯一孔道，也是取自一場據報傷亡逾百萬人的衝突中的唯一戰利品。兩伊戰爭乃是該地區自公元13世紀蒙古人入侵以來，最慘烈的一次戰爭。

德黑蘭也接受了薩達姆的示好。於是在9月12日的廣播中，伊朗最高宗教領袖柯梅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即呼籲發動一次迫使美軍撤離波斯灣的「聖戰」。他同時還說伊朗將提供食物與醫藥以及其他「人道的協助」予伊拉克。但由於伊朗政府內部的極度分裂，且德黑蘭正迫切需要西方信用貸款、援助與技術以重建其遭戰禍破壞的國家，在此種情形下，伊朗是否會貿然公開嘲弄禁運政策，甘冒觸怒西方之險則大有疑問。也許他會玩弄些詭詐伎倆，但實際的支援則不